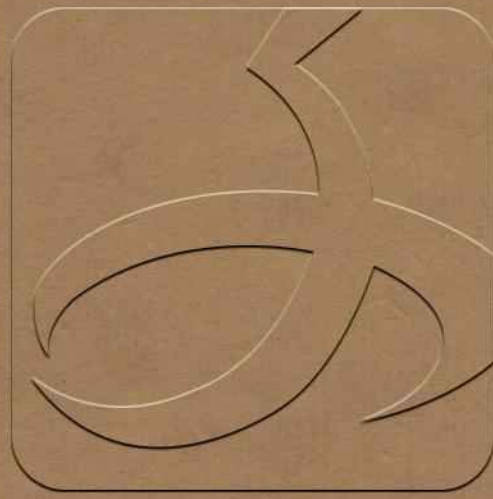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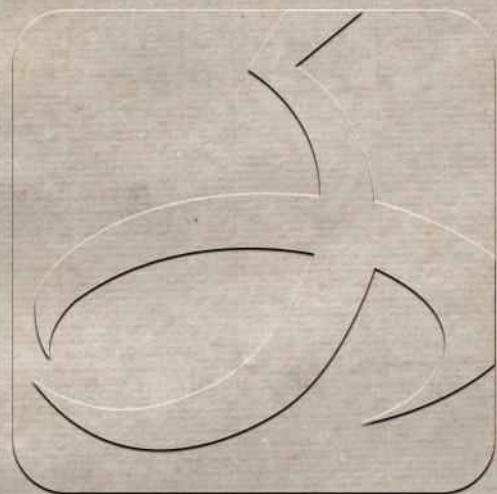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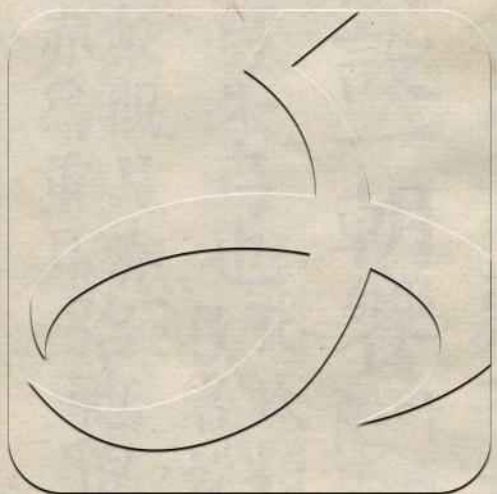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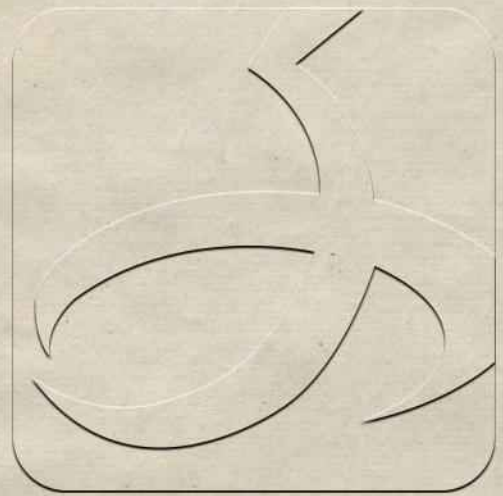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831.1127
1032
210



部	類
共	冊
第	冊
編列	字 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尺昭反

今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中心

既

王之鐘鼓

既設一朝饗

之

集傳

賦也彤弓朱弓也

孔氏穎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

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

○嚴氏粲曰

既與也大飲賓曰饗

孔氏穎達曰饗者烹

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劉氏彝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



故行饗禮於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

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

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

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

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許氏謙曰。漢哀

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

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以給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

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劉氏瑾曰。如唐德宗於李

懷光。昭宗於王行瑜是也。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刑

玩平而不忍予者。許氏謙曰。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

者。印刑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集說 劉氏彝曰。湛露。燕以示慈惠。彤弓。饗以訓恭儉。慈

其厚而已。恭儉以行禮。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

所以致其欽而已。○輔氏廣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

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

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也。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

欽定詩經傳義卷十一

卷十一

彤弓之什

一

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黃氏佐曰。言彤弓。則彤矢。故
弓矢可知。舉其重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為
善之利也。○首二句。乃追言前日弓矢之所
藏。以起今日錫之之意。以見其重如此也。

○彤弓昭兮。受言載叶去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

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之。

集傳 賦也。載。抗之也。劉氏瑾曰。載彤弓於弓檠。抗喜樂

也。右。勸也。朱氏公遷曰。燕飲之際。勸以助懽。尊也。王氏安石曰。尊而右

人為尊。

○彤弓昭兮。受言橐古刀反。叶之。我有嘉賓。中古號反。

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反。叶之。

集傳 賦也。橐。韜。陸氏德明曰。橐。弓衣也。○徐氏鳳好說。

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

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王氏安石曰。主既獻

於是。有醕焉。則賓既酢。則報施足矣。

所以為厚也。勸也。朱氏公遷曰。醕以

集說 曹氏粹中曰。其藏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

謝氏枋得曰。饗之未足。而右之。右之。蓋言其甚寶惜之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既之。喜

勉也。饗之。右之。疇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輔氏廣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重焉耳。橐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疇厚於右。右尊於饗。○曹氏居貞曰。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彤弓三章章六句

集傳

春秋傳

朱氏公遷曰。文公四年。

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

愾

音既

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

音盧

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

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

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

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

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

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朱氏公遷曰。晉桓溫北伐。

劉牢之討孫恩皆拜表輒行。其專擅如此。

集說

黃氏樵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

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況盛時乎。○胡氏一桂曰。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曾謂既賜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且且

有儀叶五何反

集傳 興也。陳氏植曰。此篇朱子舊以為比。今改為興。而下文兼存此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

今悉正之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氏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可蒸香美味。頗似萹蒿是也。

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

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

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

比也。輔氏廣曰。今於或曰下。少比也。二字當改定。○朱氏公遷曰。今從輔氏說。增之以菁菁者

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集說 輔氏廣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也。樂

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胡氏紹曾曰。既見者。舊以為下之見。上朱子以為上之見。下。○徐氏鳳彩曰。菁

莪而在中阿。中阿之幸。興君子而既見。豈非主人之樂乎。樂且有儀。情發於外。則有獻酬幣帛之文也。

附錄 毛氏萇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鄭氏康成曰。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

次定... 卷十一... 形弓之什... 五

孔氏穎達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嚴氏粲曰。莠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君子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集傳 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集說 輔氏廣曰。我心則喜。則又獨言其樂之之意也。○徐氏鳳彩曰。莪生澤國沮洳之地。尤其性所近也。

我心則喜。愛根於中。則有聲音色笑之洽也。

附錄 李氏公凱曰。喜其使我為成德達材之歸也。何氏楷曰。因育材之有地。喜已材之得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集傳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氏穎達曰。五貝者

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小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者。見

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集說 鄒氏泉曰。常情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

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王氏安石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材成矣。樂其成。吾材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乎哉。○范氏祖禹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 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

休。

集傳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輔

廣曰。此又追言。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朱氏公遷曰。此其未見之時。據今而言之。

集說

黃氏震曰。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戴氏云。汎汎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謝氏枋得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焉。我心則休者。歡樂而舒泰。又不止於喜樂也。

附錄

嚴氏粲曰。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沉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首章喜樂有禮儀。近乎外貌。故次章以我心則喜言。見其由中達外也。三章錫我百朋。則甚遂其所欲。四章言昔憂今喜。則大遂其所願。皆以見其真誠之心。非偽也。○鄒氏泉曰。此詩燕賓道其既見而喜。喜而追反其昔日之思。其悅賢之至。藹然見於歌詠矣。

附錄

范氏處義曰。中阿。中沚。中陵。皆地之美。有潤澤以養草木。故得遂其性也。百朋。言錫予之多也。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視我之菁菁。何足道哉。然

而人君之未視學也。則不能不以爲憂。及人君之既視學。則安得不樂。安得不喜乎。卒章自謂多士之材。如以楊爲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懼其不見用。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不復有私憂過計也。○朱子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呂氏大臨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守。故曰鹿鳴至於形

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然。北傳。其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之。以此篇也。○陳氏鵬飛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圖菁菁者莪詩。朱子初說。從序義作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爲解。後謂序失詩意。改爲燕飲賓客之詩。然燕飲。經亦無其文也。攷文王建豐水之辟靡。而詩歎之曰。於樂辟靡。武王建鎬京之辟靡。而詩詠之曰。無思不服。成王繼治。修明學校。造士之法。備詳王制。育材之盛。蔑以加矣。雖此詩未實指其事。不能定其爲何王而作。然要是周公相成王時所制之樂歌也。序主於育材。自毛萇以下。迄唐宋諸儒。無異說。朱子亦曾於他文引用序義。則箋疏所詮釋者。其論可並存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

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

征。以匡王國。

集傳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六月，徂暑，則為夏。夏，六月。徂，暑。則為夏。夏，六月。徂，暑。則為夏。夏，六月。徂，暑。則為夏。

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孔氏穎達曰：春

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

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

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

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飭

整也。上氏安石曰：既飭者，言騤騤強貌。王氏安石曰：騤

有節也。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韍，赤色韋熟皮。為弁，又

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

韎韍，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其義一也。嚴氏

粲曰：韋弁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玁

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輔氏廣曰：匡，有救

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

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劉氏瑾曰：據詩文，王

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

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嚴氏粲曰：吉甫受命北征，此詩作

司馬法。王氏逢曰。穰苴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所著書。各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朱氏

公遷曰。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

熾。其事危急。鄭氏康成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故不得已而王命

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集說 謝氏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盡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駢駢。則戰

馬皆平時閱習。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平時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

上而已矣。○朱氏善曰。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得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

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比** 毗志反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

服。叶蒲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叶獎反

集傳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孔氏穎達曰。比物者。比同力之物。凡大事祭

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

其色物馬。齊其力。王氏逢曰。見夏官校人。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

則法也。劉氏彝曰。進退馳驅。不失其則。服我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

吉行。日五十里。王氏逢曰。吉行。言行幸也。如郊廟巡狩封禪之類。師行。日三十

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孔氏穎達曰。戎

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可以見馬之有

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毛氏

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

不失其常度也。劉氏瑾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

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常度矣。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

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集說 王氏安石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駢

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

時以美之也。○輔氏廣曰。馬之有餘。教之有素。則軍實

之強可知矣。六月成服。行止有度。則軍制之嚴。又可知

矣。以佐天子。則不止於正王畿而已。○鄒氏泉曰。上六

向言行師之善。下則表其出師之意也。此章與上章。本是一時事。互見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玉谷薄伐玁狁。以奏膚

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叶蒲共武之服。以定

王國。叶于逼反。賦也。修。長。廣大也。顛。大貌。曹氏粹中曰。脩。以言其

之充顯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奏季氏本曰言馬之大而有力乃其平時所物者如此

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范氏祖禹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與供

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蘇氏轍曰嚴翼言將帥之德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車馬之盛足以薄伐玁狁而奏膚功矣薄伐則不窮追遠討也膚功則其功之成反大也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玁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直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

○玁狁匪茹

如豫反

整居焦穫

音護

侵鎬

胡老反

及方至

于涇陽織

音志

文鳥章白旆央央

於良反

元戎十乘

繩證

反

以先啓行

叶戶郎反

集傳

賦也茹度

鄭氏康成曰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

整齊也

孔氏穎達曰整

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

焦穫

王氏萇曰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

鎬方皆地

名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為瓠中

王氏應麟曰爾雅十藪周有焦穫孫炎曰

周岐周也郭璞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

皇輿表耀州三

原縣今西安府

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

矣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氏師古曰

鎬。非豐鎬。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卽朔方也。劉氏瑾曰。南

之難。往城朔方。靈夏等州之地。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則此獫狁所侵者。疑卽其地也。

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

呂氏祖謙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白旆。繼旒者也。粹中

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

戎車也。軍之前鋒也。毛氏萇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

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啓。開行道

也。猶言發程也。王氏安石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

兵無選鋒曰北。○呂氏祖謙曰。韓嬰章句曰。車有大戎

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

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

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

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劉氏瑾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獫狁為寇。而聲

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

討獫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今

集說 曹氏粹中曰。以匪茹之勢。敢深入而為寇。可以必

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朱氏善

曰。獫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眾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

大... 形... 之... 什

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獫狁之難已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雖眾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叶於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信。其乙反

既信且閑。叶胡薄伐獫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

甫。萬邦為憲。叶許言反

集傳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事從

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貌。謝氏

枋得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信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

馳驅矣。大原地名。王氏應麟曰。禹貢既修。犬原。顏師古曰。即今晉陽。亦曰大鹵。今

在大原府陽曲縣。皇輿表。今大原府陽曲縣。隸山西。至于大原。言逐出

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呂氏祖謙曰。前漢書。嚴尤

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蠱之螫。毆之而已。吉甫

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

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王氏安石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

之力。於是美之。○陳氏鵬飛曰。萬邦可為憲法。辨一獫狁。是其所優為者。

集說輔氏廣曰。此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閑習。逐出獫狁。至于大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

大定言經傳彙纂

卷十一

形弓之什

古

資德威竝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
 得不以之為法哉。○劉氏瑾曰。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
 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
 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崧高烝民詩。可見其
 文。○朱氏公遷曰。上章歷數獫狁之罪。則殄殲之不為
 過也。況車馬整飭如此。誅鋤翦滅。乃其餘事。今則薄伐
 之。追至大原而已。又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
 其能協人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此章
 見用兵之道。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叶舉

里反飲於鳩反

御諸友

叶羽反

包

白交反

鼈膾鯉。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

叶羽反

集傳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

曰孝。善兄弟曰友。

毛氏萇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此言吉甫

燕飲喜樂。多受福祉。

輔氏廣曰。此吉甫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朱氏公

遷曰。受福不在燕喜之外。燕飲喜樂。即所以為福也。

蓋以其歸自鎬。

錢氏文子曰。鎬。獫狁所侵

之地。○嚴氏粲曰。吉甫來歸自北方之鎬。其地遙遠。

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

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

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忠也者。移孝以為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

嚴氏粲曰。孝友者德之本。卷阿言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美宣王北伐。而以吉甫燕喜終之。始終之辭也。前日盛暑出師。棲棲不遑。所以有今日之燕喜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獵狁來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略而不盡。○謝氏枋得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此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顛。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鄒氏泉曰。此詩之詞。雖是稱美吉甫之功。要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首二章原王命北伐之由也。中三章敘將帥所以成功也。末章言旋師之樂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集說

鄭氏康成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孔氏穎達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朱子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於夷厲。而小雅盡廢矣。宣王中興。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薄言采芑

起音

于彼新田。于此畱

反側其

畝

彼反

方叔

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

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頤許力反簟第音弗魚服

叶蒲北反鈞膺脩音條革叶訖力反

集傳興也。芒，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

食。許氏謙曰：肥，疏作脆。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

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孔氏穎達曰：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曹氏粹中曰：曰菑，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畬，始成熟矣。故易曰：不

菑，畬言其不勞力而可以享成功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

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劉氏

瑾曰：兵車，戰鬪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然此亦極其

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蘇氏轍曰：其車三千，以荆蠻

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眾師。此皆以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

干，扞也。試，肄習也。言眾且練也。輔氏廣曰：師眾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

○鄒氏泉曰。如五步六步之節。率。總率之也。鄭氏康成曰。率此戎

六伐七伐之方。無不閑習是也。呂氏大臨曰。泣

車士卒而行也。○呂氏大臨曰。泣。翼翼順序貌。路車戎

止。則布其行陣。率止。則作而用之。路也。馱。赤貌。箠。箠。以方文竹。箠。為車蔽也。鈞。膺。馬婁領

有鈞。而在膺。有樊。與聲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央上聲也。

條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

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

朱氏公遷曰。新田在彼菑畝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又遂言其車馬之美。

以見軍容之盛也。

集說 蘇氏轍曰。將采芑者。于何取之。其必于新田菑畝

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

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

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捍敵之法。又親以身率

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

也。○朱子曰。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會大段戰鬥。故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祈支反錯衡。叶

郎八鸞。瑒瑒。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

反。郎。八鸞。瑒瑒。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瑒

彤弓之什

葱珩音衡叶戶郎反

集傳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允治約束。軼，轆也。以皮纏束

兵車之轂而朱之也。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軼，長轂也。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

漆也。錯文也。

毛氏萇曰：錯，衡文也。衡也。○孔氏穎達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

鈴在鑣

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瑒瑒聲也。

彭氏執中曰：荀子云

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入鸞皆以為耳目之權也。

命服天子所命之服

也。劉氏蕤曰：方叔出

朱芾黃朱之芾也。

孔氏穎達曰：斯干傳曰：天子純

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

皇猶煌煌也。瑒玉

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橫玉也。

韓氏嬰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

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曹氏粹中曰：珩，佩上之橫梁，以蒼玉為之。

禮三命赤芾蔥珩。孔

穎達曰：三命以上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集說

程子曰：旂旄央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序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

彭氏執中曰：此與上章言方叔率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

○ 馱

惟必反

彼飛隼

息允反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

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振

旅闐闐徒顛反叶

集傳興也隼鷁屬急疾之鳥也陸氏佃曰隼好翔一名雀鷹或曰隼鷁鳥也即

今所呼為戾至爰於也鉦鏡也獨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鵠者是

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穎

鏡俱得以鉦名之獨似小鐘鏡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

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是未戰時事也○程

子曰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鞠告也二千五百人

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

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

士眾也振止旅眾也言戰罷而止其眾以入也春秋傳

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穎達曰治兵尚威武

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闐闐亦鼓聲也鄭氏康成曰戰

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或曰盛貌董氏道曰闐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

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眾之盛而

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集說程子曰此章言將之才士之眾且勇進退得宜趣

舍有節○曹氏粹中曰王師勇捷無敵而進退作

止則惟方叔之命也。○輔氏廣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與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與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

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吐丹反

嘽嘽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叶音隈

集傳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王氏安石

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

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曹氏粹中曰。凡謀則貴老。決則貴壯。此善謀而

能決也。○劉氏瑾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則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嘽嘽衆也。嘽嘽

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

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王氏質曰。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為帥。

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為帥。併玁狁。玁狁之功。結之於此詩也。

集說程子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方叔克壯

自伐玁狁時。聞於四方。故荆蠻畏威來服。○鄒氏泉曰。來威。非必不戰而服。雖嘗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遠爾

來服有不專主乎戰鬪之功矣。姚氏舜牧曰：示威重以加伐，是謂克壯其猶。然止於執訊獲醜而巳。斯老成之將也。

總論

王氏安石曰：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眾，荆人自服不俟戰而後屈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啓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則成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朱氏善曰：南征之詩言其車三千者，三以車之多可見其民之衆，以民之衆可見其國之盛。而其勞來於蕩析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者，其效益以著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集說

陳氏鵬飛曰：南征北伐二詩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

芑以威而服也。朱氏公遷曰：獵狁匪茹，犯義者也。蠢爾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獵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荆。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功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駕言徂東。

集傳

賦也。攻，堅。程子曰：既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

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孔氏穎達曰：李

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

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

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集說

嚴氏粲曰。宣王中興。為東都之會。詩人喜於復見威儀之盛。車既堅。繳馬既齊。力四牡皆龐龐而充實。將駕之以往東都。言初發車徒而往東都。未言所為之事也。○朱氏善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

叶許厚反

四牡孔阜。

符有反

東有甫草。

叶此苟反

駕言行狩。

叶始九反

集傳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

鍾氏惺曰。田車在周禮巾車謂之木路。蓋樸素渾堅之制也。

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

中牟縣西

皇輿表。中牟縣屬開封府。隸河南。

圃田澤是也。

鄭氏康成曰。甫草者。甫田

之草也。鄭有圃田。○孔氏穎達曰。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劉瑾曰。宣王嘗封庶弟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於東都。然後圃田為鄭地。

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集說

嚴氏粲曰。此行以會同為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

備而從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姚氏舜牧曰。上但言徂東。此指言行狩。見所徂在巡狩。非徒行也。

之子于苗

叶音毛

選徒囂囂

五刀反

建旒設旄搏

音博

獸于敖

集傳 賦也。之子。有司也。

孔氏穎達曰。之子。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朱子曰。不

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

苗。狩獵之通名也。

張子曰。蒐苗獮狩。便習軍行。草木閒事。教芟舍

亦然。黃氏一正曰。大司馬夏教芟舍。遂以苗田。義取其害苗者。故獵可通名苗。

選數也。囂囂

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

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

孔氏穎達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譁。而云囂囂之聲。

故知惟數者有聲。

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

呂氏祖謙曰。敖。山名。

晉師救鄭。在敖郟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也。

○此章

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集說

輔氏廣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旄焉。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

而遽曰。博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集傳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

王氏安石曰。諸

侯蒞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

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

侯之服也。

毛氏萇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孔氏謂之金舄。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孔氏穎達曰。常期。殷衆也。繹。陳列聯屬之貌也。王氏安石曰。繹者言絲然也。

○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劉氏彝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朱氏善曰。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徐氏鳳彩曰。天子將行狩。獵則同軌。畢至。故田獵未行。朝會之儀先舉。

集說

劉氏彝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朱氏善曰。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徐氏鳳彩曰。天子將行狩。獵則同軌。畢至。故田獵未行。朝會之儀先舉。

○決拾既飲

音次與 柴叶

弓矢既調

讀如同 與同叶

射夫既同

助我舉柴

子智 反

集傳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

體。嚴氏粲曰。決。即衛芄蘭所謂佩鞞也。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

亦名遂

朱氏公遷曰。放弦謂之遂。詩詁云。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

飲比也

鄭氏康成

曰。謂手指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謝氏枋得曰。必

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

射夫。蓋諸侯來會者。

孔氏穎達曰。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

亦在獲射之中。同協也。柴說文作桀。謂積禽也。梁氏益曰。凡薪

則此可以兼焉。禽之積。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曹氏粹中曰。有餘力者。又

助我舉積禽。言不爭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隼 輔氏廣曰。此章專言夫射。田獵以射為主也。射夫

之多。又見其王師自足以辦事。而諸侯但助之而已。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叶徒舍

捨音 矢如破。彼寄普 過二反

集傳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劉氏瑾曰。五御之目。三曰

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

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

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

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朱氏公遷曰。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

傳 毛氏萇曰。言習於射御法也。○鄭氏康成曰。御者

也。○王氏安石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

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

盈

傳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穎達曰：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

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謹謹者。 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

軍中驚之驚。劉氏瑾曰：周亞夫傳：亞夫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頃之復定。 不驚言

比。匹志反。 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

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翦 毛不獻。孔氏

穎達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 不成禽不獻。孔氏

曰：惡其害幼小。 擇取三等，自左臑。音縹 許氏慎曰：而射之達

於右隅。音愚 陸氏德明曰：謂肩前兩閒骨。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孔氏

穎達曰：以其貫心。 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孔氏穎

死疾，肉最潔美。 其遠心，死稍遲。射左髀。方爾反 又達於右髀。餘繞反 又胡

遲，肉已微惡。 益曰：髀，水腠也。為下殺，以充君庖。孔氏穎達曰：以其

腰左右虛肉處也。 益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朱氏公遷曰：上殺其餘以

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孔氏穎達曰：以大獸

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是以獲雖多而君

庖不盈也。鄒氏泉曰：惟取乎下殺，而 張子曰：饌雖多而

下殺，惟得乎十數，故不盈。

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

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鄭氏康成曰反其言

曰徒行者與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此章

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集說

輔氏廣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

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朱氏公遷曰行事

從容馭軍整肅處己儉約待人周徧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集傳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

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輔氏廣曰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呂氏柟

曰君子以德言大成以業言。○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集說

嚴氏粲曰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

長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朱氏

善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

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

總論

李氏樗曰車攻之詩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既見其車馬之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

服射御之良。此詩人之善形容也。○李氏公凱曰。言宣王既能自治以全創業之國勢。尤當自奮以合守成之人心。故於車馬之大則修之。器械之微則備之。而往東都之地。復新朝會之儀。統一人之心。以為維持王業之計。因講田獵之事。而選車馬之美。惡多寡。以盡致治保邦之道焉。

車攻八章章四句

集傳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劉氏

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為四章章八句也。

集說朱子語類。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

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吉日維戊叶莫既伯既禱叶丁田車既好叶許四

牡孔阜符有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集傳賦也。戊剛日也。黃氏一正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郊社宗廟冠昏。外事

如巡狩朝聘盟會治。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孔氏

兵。凡出郊皆是也。穎達曰。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

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嚴氏祭曰。伯是馬祖之神。言既伯是既有事於馬祖。謂祭之也。猶社是土神。

方是四方之神。言以社以方。則是祭社醜衆也。謂禽獸及方也。既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

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

日祭馬祖而禱之。孔氏穎達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

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

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

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劉氏

田之前二日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將用馬之力。必祭馬之祖。謹其事也。車攻而馬壯。則升陵阜而從禽獸之醜類。無不獲

矣。○姚氏舜牧曰。獵與狩皆賴車。半馬健以為用。故車攻。吉日。皆有田車既好。四牲孔阜句。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獸之所同。麇。音鹿

慶麇。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集傳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程子曰。戊日祭。差擇齊其足。

也同。聚也。鹿牝曰麇。麇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

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章流入鄜。音孚坊。至同州

皇輿表。鄜州。今延安府鄜州坊州。今延安府入河也。李

鄜州中部縣。同州。今西安府同州。並隸陝西。氏

樗曰。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

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又非河南之洛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敷地。彼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黃氏佐曰。天子之田。或奉宗廟。或進賓客。或充君庖。非禽獸之多不可。此漆沮所以宜田獵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 儻儻。表驕 俟俟。叶于 或羣或友。叶羽 悉率左右。叶羽 以燕天子。叶獎

集傳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嚴氏粲曰。其禽獸形又體祁大。又其多有矣。超

則儻儻。行則俟俟。嚴氏粲曰。儻儻而疾走。俟俟若相待。獸三曰羣。二曰友。

蘇氏轍曰。言禽獸之多且擾也。 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朱氏公遷曰。或射或御。各

共其事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姚氏舜牧曰。左右。從王者之左

右也。凡王者蒐狩。必親執路鼓以御眾。從王者不率左右。以從事。其何以愜天子之心。故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戶我矢。發彼小豝。音殪於

反此大兕。徐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集傳 賦也。發。發矢也。豝。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

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穎達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

朱氏公遷曰。中微見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去聲二曰

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嚴氏粲曰。坊

室。醴酒在堂。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饗為盛禮。惟王

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許氏謙曰。周禮

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

曰沈齊。注疏。醴。猶醴也。此齊熟時。上一體。汁滓相將

故。○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蘇氏

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轍曰

集說 謝氏枋得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

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

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

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劉氏瑾曰。此言

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言進禽於賓客。亦猶

總論

范氏處義曰。詩人之美人君。多舉一事終始言之。以見其餘可知也。田非重事也。既謹日而祭馬祖。又謹日以差我馬。則必能致謹於國事矣。因田而得禽。非厚獲也。猶為醴酒以御賓客。則必能與之食天祿矣。

虞人既聚獸必於天子之所左右皆取禽共天子之燕則他日必能用命矣。○朱氏公遷曰一章祭禱戒行二章差馬擇地三章狩獵四章獵而獲禽可以供用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集傳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

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

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

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

觀矣輔氏廣曰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

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

集說 蔣氏悌生曰車攻吉日雖皆田獵之詩車攻

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

都畿內其事視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勞于野

叶上爰及矜棘冰人哀此鰥寡叶果

集傳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穎達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肅肅

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

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

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王氏安石曰：勞者

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

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

野矣。朱氏公遷曰：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故以起興。且其劬勞者皆鰥寡

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

篇放此。

集說

蘇氏轍曰：民人離散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輔氏廣曰：之子

于征，劬勞于野，此民之流離者自相謂曰：是子之行，病苦於草野之中，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之子于垣，百堵

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

集傳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孔氏穎達曰：五板為

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

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

苦而終獲安定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轍曰。流民反其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雖勞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集傳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徐氏常吉日。鴻

鴈之鳴哀。故以為比。亦見詩人取義之精。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

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

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

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集說

輔氏廣曰。自其始之流離。以及得所止而築室以居。其病苦亦甚矣。非明知者。真能體卹我前日之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黃氏洪憲曰。說愚人。正見感哲人之意。言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於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

集論

鄒氏泉曰。一章。追言在昔離散之苦。二章。述言今日還集之樂。末章。言由勞以逸。是以作詩以述其慶幸之意。感慨之情也。前二章以鴻鴈引起之子。故屬興。末章言鴻鴈而不言之子。故屬比。○沈氏守正曰。詩作於安定之日。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情則哀。故劬勞凡三見之。

鴻鴈三章章上八句

集說

胡氏一桂曰。此詩。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為使臣。然三章勗勞之義。一章指使臣。二章指民。三章或指使臣。或指民。皆未的當。朱子集傳以之子為流民。自相謂。而勗勞皆就民說。但或謂不見勞來安集之意。愚謂一章有取於鴻鴈羽翮之勞。至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誰及之。誰哀之。實由於上之人矣。二章有取於鴻鴈澤中之集。而曰其究安宅。以流民所止。非其本土。使可為築室久安之計。誰實使之。亦出於上之人矣。三章有取於鴻鴈之哀。噉以離散之餘。雖有定居。而生理未復。故不能不哀。噉赴訴。然赴訴之於誰。亦赴訴於上之人耳。○徐氏光啓曰。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

歌詠勤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鳴聲

將將。七羊反

集傳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

胡氏旦曰。說文云。央中極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

在水中央。庭燎大燭也。

孔氏穎達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太者。秋官司

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

諸侯將朝。則司烜。音

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

孔氏穎達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

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問。要以君子。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諸侯也將將鸞鑣聲。

許氏謙曰。鸞鑣。見秦駟賦。

○王將起視朝。不安

形弓之什

三

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集說

季氏本曰庭燎之光謂始然而有光也將將衆集遠聞之聲夜當未央時則來朝者未至君門其鸞聲大而遠聞也姚氏舜牧曰夜未央未必有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此所詠蓋像君心之不安寢若夜方半而即懷視朝之思爾

○夜如何其夜未艾

音又又如字

庭燎晰晰

之世反

君

子至止鸞聲噦噦

呼會反

集傳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

嚴氏粲曰晰晰然其光漸小

噦噦近

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

許亮反

晨庭燎有輝

許云反

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

叶渠斤反

集傳

賦也鄉晨近曉也

胡氏且曰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

輝火

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

何氏楷曰輝與暈同周禮既視掌十輝之

法即暈字也日月之旁氣為暈火之旁氣為輝

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蘇氏轍曰

夜聞其鸞聲而已晨則見其旂矣

集說

杜氏佑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以優尊詩曰夜向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

形弓之什

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
輔氏廣曰。問夜之早晚何如。下二章只是一意。直至辨
色視朝之時而止。計只是一
時事。未必有今昨之不同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而左右之臣
設言以述王之意也。蓋王勤於政事。及時視朝。而
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
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
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唐氏汝諤曰。三
章一節緊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警惕。夫就所
聞所見。不過懸度其時。而據此心之汲汲皇皇。則儼然
信以為然者。若專為料想億度之詞。即非勵精之旨。

庭燎三章章五句

集說

劉氏瑾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
耳。侍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

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
此證之。或果宣王詩也。

沔

綿善反

彼流水朝

直遙反

宗于海

叶虎反

飲

惟必反

彼飛

隼

息允反

載飛載止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叶羽反

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

叶滿反

集傳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蔡氏沈曰。雖未至海。而
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此憂亂

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

朱氏公遷曰。知所向也。

飛隼猶或有所

止

嚴氏粲曰。隼解見采芑。朱氏公遷曰。知所止也。

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

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集說

嚴氏粲曰。兄弟指所親。邦人指眾人。諸友指所厚。言兄弟邦人諸友則親疎厚薄識與不識皆在其
中矣。○謝氏枋得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鄭氏泉曰。莫肯念亂者。不思恐懼修省之道。若安危利菑者然也。父母人之最切者。故獨舉此以示人不可不憂耳。

○洒彼流水。其流湯湯。

失羊反

歛彼飛隼。載飛載

揚。念彼不蹟。

井亦反

載起載行。

叶戶郎反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集傳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

胡氏紹曾曰。蹟者。行步之

跡。故不蹟。為不循道。

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

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由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朱氏公遷曰。此章不蹟者。致亂之而未止。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

○歛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

友敬矣。讒言其興。

集傳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

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

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徐氏常吉曰。以之惑世。謂之始

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

集說韓氏嬰曰。讒言緣閒而起。○輔氏廣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於危亡禍敗。此

所以歎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已。此自修之事也。○許氏謙曰。末章憂而戒之之辭也。讒言固可憂。惟敬足以勝之。知所本矣。○朱氏公遷曰。

自持以敬。則小人不敢近。其能止讒必矣。讒言之人。即上章不蹟者也。始憂於人。謂讒莫肯息。卒反諸已。謂敬

當自持。

總論朱氏公遷曰。一章言人皆不知憂亂。二章言已獨憂人之造亂。三章言在位者敬以自持。則可止讒

而息亂。

泗水二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集說陳氏櫟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鶴鳴于九臬。聲聞于野。音問魚潛在淵。或在

于渚。音洛樂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徒其下維樛。音託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音落

集傳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

鳴高亮。聞八九里。

陸氏璣曰。鶴常夜半鳴。淮南。皋澤中。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

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

韓氏嬰曰。九臬。九折之澤。○濮氏一之曰。澤曲曰臬。

見楚

詞注。喻深遠也。擇落也。

許氏謙曰。擇。見幽七月。

錯。礪石也。

嚴氏粲曰。揚子。

不礪不錯焉。攸用。錯謂治玉也。

○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

納誨之辭也。

輔氏廣曰。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

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物以諫也。

蓋鶴鳴于九臬。而聲聞于野。言誠之

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朱氏

公遷曰。誠中形外。非可矯飾為也。干變萬化。非可執一求也。

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樛。

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

善也。

朱氏公遷曰。君子或有未仁。不可溺於愛也。小人或有一長。不可偏於惡也。

由是四者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輔氏廣曰。夫必能去

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與此意同。○朱氏善曰。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腑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穀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心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叶鐵魚在于渚。或潛

在淵。叶一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

集傳

比也。穀。陸氏德明曰。說文云。穀。從木。非從禾也。

一名楮。惡木也。

陸氏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攻錯也。**嚴氏粲曰。謂錯治之也。○程子曰。玉之

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

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

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

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邵子曰。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大乎。○許氏謙曰。邵子論玉石。又一意也。略與前說不同。

總論

朱氏公遷曰。近則聞於野。遠則聞於天。泛言之。則可以為錯。親切言之。則可以攻玉。教誨之意。以漸而深。○呂氏柎曰。二章之言。相類而意別。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散於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為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至深遠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穉。以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為錯。猶渾以利器言之。後章乃言攻玉。夫人之德成如玉矣。

鶴鳴二章章九句

集說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鄧氏元錫曰。鶴鳴。納誨也。辭不直指。義託遠諷。可興可觀。古納誨者之善。誘如是乎。○徐氏常吉曰。鶴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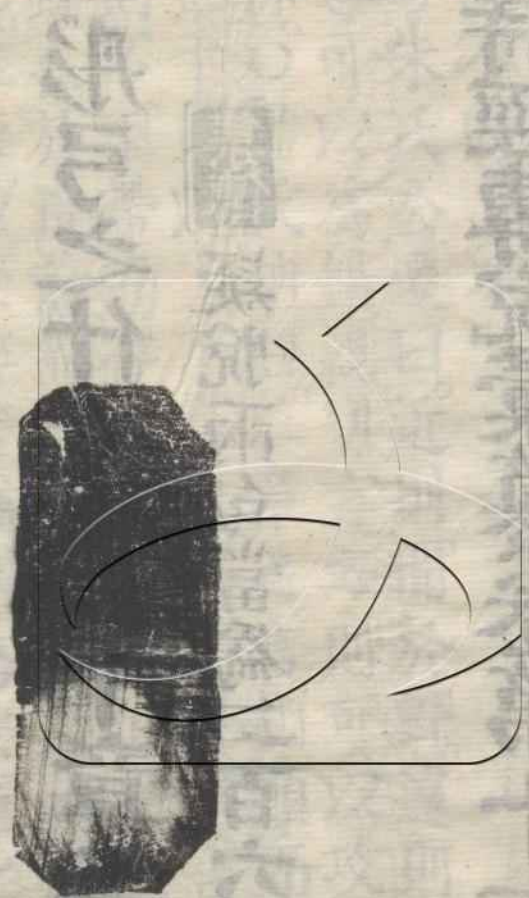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一章二百五十九句

集傳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

檢文精錄對音彙纂卷第十二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二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

止居。

集傳 賦也。祈父。孔氏穎達曰。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司馬也。

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蔡氏

沈曰。圻父。迫逐違命者。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禮周

司右。徒八十人。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爪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

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孔氏穎達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

爪牙。以鳥獸為喻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

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

居乎。

集說 朱子語類。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

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

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自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

凡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

附錄 鄭氏康成曰。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

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

我無所止居乎。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

牙之士。○孔氏穎達曰。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

由宣王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有勇力而不當轉

於憂。惟守衛者耳。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

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掌先後王而

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

王宮。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闕。榘。桓也。然則為王閑守

說於爪牙二字為切而得詩意。

成周兵制籍鄉遂之眾以作六軍而邱甸之民亦出車乘甲士步卒然其為數少故統言之則六軍之士出自六鄉也至虎賁司右簡勇士屬焉以左右王鄭康成所謂征行之事例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朱子集傳以為予者六軍自謂則當征行者又屬何人因揆之曰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此出朱子獨見考之周禮並無明文可證章俊卿謂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畿兵不出也援是說以解是詩則予指六軍之士容或可通然與朱子征討止用邱甸之說亦不符也合而觀之當以箋疏之解為長矣故自漢唐北宋諸儒以及朱子以後若嚴粲許謙輩皆從之即朱子亦附其說以俟後世論定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反 鉅里胡轉予于恤靡所底

之履 反 止

集傳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集說 嚴氏粲曰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祈父曾不聽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集傳 賦也曾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

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梁氏益曰勾踐越王名

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朱氏公遷曰魏見國語吳語

公子無忌

梁氏益曰。號信陵君。

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

朱氏

公遷曰。見史記本傳。

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

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

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

不敢斥王也。

劉氏瑾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集說

黃氏佐曰。此亦重久役上。謂所父信乎不聰明。胡

焉。則必有以體悉我。而不至久役之如是矣。

總論

輔氏廣曰。上兩章言自戕其上之衛。末章言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

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鄒氏泉曰。禁衛之兵。本以藩衛王室也。使之遠戍。則轉之憂恤之地矣。末章亦只是此意。但以不聽尸饔觀之。則見得本為天子爪牙。亦國之獨子。故以不知法言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集傳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

九年。戰于千畝。

杜氏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王師敗績于

姜氏之戎。

韋氏昭曰。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

故軍士怨而作此詩。

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

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

至與幽厲竝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

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

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集說

鄭氏康成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朱氏善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取敗也宜哉

皎皎

反

白駒食我場苗

附立

之維之以永

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集傳

賦也皎皎潔白也

張子曰言白者以表賢者潔白之意

駒馬之未壯

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

孔氏穎達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

冬為場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嚴氏祭曰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

其鞫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

呂氏大臨曰徘徊少

留之

○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

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

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

也。劉氏瑾曰。前漢書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集說

蘇氏轍曰。賢者有不得志而去者。君子思之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遙。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鄒氏泉曰。一朝不可言。永。但於欲去之時。留得一朝。亦若永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

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叶祥 龠反

叶克 各反

集傳

賦也。藿。猶苗也。何氏楷曰。藿本作藿。說文云。菽之少也。或以為豆葉。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蘇氏轍曰。客亦非執事者也。○呂氏大臨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集說

謝氏枋得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志。好德之彞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沒也。○黃氏佐曰。藿非苗也。注言猶苗者。同為己之物也。嘉客非逍遙也。注言猶逍遙者。同為我留之意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

彼義反 又音奔

思爾公爾侯

叶云 俱反

勉爾遁思

叶新 齋反

反孤

逸豫無期。恒爾優游。

叶汪 胡反

勉爾遁思

叶新 齋反

集傳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

謝氏枋得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

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也。

或以為來之疾也。

朱子曰。王氏讀為奔字。言其來之速也。

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恒。勿過也。勉。毋決也。

遁思。陸氏德明曰。遁字又作遯。○嚴氏猶言去意也。○

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

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許氏謙曰。史記

自立為齊王。戰敗入海居島中。高帝使田橫故齊王族

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

不足縻。王氏逢曰。縻繫也。易中孚留之苦而不恤其志

之不得遂也。劉氏瑾曰。上四句見其愛

集說輔氏廣曰。此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

一旦肯貴然而來。則當以爾為公。為侯。而逸樂無

有期限也。何必過為優游。決其去之志。而不肯留哉。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集傳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

空谷。束生芻以秣之。嚴氏粲曰。生芻。新刈而其人之德

美如玉也。薛氏瑄曰。君子之德。必蓋已邈乎其不可親

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

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集說

嚴氏粲曰。上三章。猶望賢者來訪於已。末章。言賢者晦迹巖谷。不可復望其來見。止望其寄聲耳。極稱其美。而為拳拳思慕之辭。所以見其人之賢。而刺時之不能用也。○朱氏公遷曰。是詩。至此方言其德。夫以卷懷去亂如此。非明智勇決不能。信乎其美如玉矣。

總論

蔣氏悌生曰。賢者之用世。豈不欲得君以行其道哉。蓋必義有不可留者。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在朝同心同德之才。惜其才而願其留。故其辭如此。非不知其志決而不可留也。乃欲繫其馬以永朝夕。非不知其潔已而輕富貴也。乃欲其賁來而爵以公侯。及其已去而不可即。其繾綣之情。瞻戀之意。不能已已。所留之賢者。今不可考。其才德聞望。抑亦當時之俊又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集說

毛氏萇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為將。或為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閒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

涉角 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傳

比也。穀。木名。嚴氏粲曰。穀。善。鄒氏泉曰。善。即處患解。見鶴鳴。穀。善。難相調。相郵之道也。

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

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

朱氏公遷曰以黃鳥

之啄粟比人之害已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

此而將歸矣

集說

范氏祖禹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
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曹氏粹中曰
易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迫窮禍患害惟天屬之至親
乃肯相收○輔氏廣曰始言不以善道相與則其望之
猶厚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

叶謨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叶虛

集傳

比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
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嚴氏
粲曰言以橫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

况甫

無啄我黍此邦之

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扶雨

集傳

比也

集說

馮氏復京曰諸訓衆則諸父諸兄當合三族而
言○鄒氏泉曰不可與處強陵弱衆暴寡之意
范氏處義曰適異國之民而所至之邦人不能與
之相善不能與之相知不能與之相安於是思歸

總論

新父之什

故國復依族人與諸兄諸父也。國風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之謂也。○輔氏廣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巳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集傳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

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

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案詩文

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集說 范氏處義曰：黃鳥，我行其野。二詩之序，皆不明言所刺。然黃鳥言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故

說者以為適異國而失其所者，我行其野，言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故說者以為從異國之昏姻，而不見恤者，詩辭亦可見也。

我行其野，蔽必制芾方味，其樗勅雩，昏姻之故，言

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

集傳 賦也。樗，惡木也。李氏樗曰：樗，不材之木。莊子曰：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

規矩。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

其昏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

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

將復我之邦家矣

集說

嚴氏粲曰。我從本國而來。經行於野。見有惡木之
樗。野中自生。非藉人力。種植而其枝葉蔽芾然茂
盛。我猶得休息於其下。我以爾是昏姻親戚之故。素有
恩義交結。非野樗之比也。今來就爾居。爾乃不我養。是
無恩之甚。惡木之不如也。我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訣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

勅六反

昏姻之故。言就爾

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集傳

賦也。蕞。牛薺。音類。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璣曰。似蘆

蕪而莖赤。可瀹。為茹。滑而美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我行於野。見采蕞者。雖為惡卉。猶可
以療疾。我以昏姻之故。謂可就爾止宿矣。爾既不
能養我。故言欲自反。是蕞之不如也。○段氏昌武曰。首
章言居。欲為久居也。次章言宿。則暫寓矣。人情於其相
待之薄者。則望之也愈輕。於其相
待之厚者。則望之之意日進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不思舊姻。求爾

新特。成

論語作誠

不以富亦祗

音支

以異

叶逸織反

集傳

賦也。蕞。音富。惡菜也。陸氏璣曰。幽州人謂之燕蕞。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

之。饑荒之歲。可烝以禦飢。

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

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於故

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集說

王氏安石曰。菑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菑之不如也。鄒氏泉曰。趨富厭貧。風之薄也。其失大。厭故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故不責彼而責此。然傳所謂責人忠厚者。則以其實以貧賤之故而棄之耳。

總論

輔氏廣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卹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可見矣。○朱氏公遷曰。依惡木。采惡菜。困窮如此。而昏姻不見收。卹薄已甚矣。雖不怨焉。而不免有棄絕之意也。○一章二章。自決以義。而其意確。三章。責人以怨。而其意微。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集傳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

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

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

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

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

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

時書其德行而勸之。

王氏逢曰。族師。書其孝弟睦婣者。閭胥。書其任恤者。以

新父之什

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嫺不

弟不任不恤之刑焉何氏士信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

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

在睦嫺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方是時也安有弟退在睦嫺之下兼施於師長

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集說

嚴氏粲曰周之盛時以睦嫺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秩秩斯干

叶居焉反

幽幽南山

叶所旃反

如竹苞

叶補苟反

矣如

松茂

叶莫口反

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叶呼報反

矣無相

猶

叶余久反

矣

集傳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

山也

許氏謙曰南山見秦終南

苞叢生而固也

陸氏佃曰竹性叢生而行鞭深遠故曰苞

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

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

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詞猶

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

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

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
此道。盡已而已。愚案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

朱氏公遷曰。張子借其言以教人。朱子引之。非以此釋經也。特廣說詩之法耳。或曰。猶當作尤。

尤。怨也。咎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臨水面山。形勢之美。如竹之苞。謂根本之固也。如松之茂。謂枝葉之密也。宜其聚國族於斯。兄弟和好。輯睦無相圖之事也。

似續妣

必履反

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胡五反

爰居

爰處爰笑爰語

集傳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

后稷也。

孔氏穎達曰。鄭以為宣王既於國門之左。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

寢之室。

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

北者南其戶。

輔氏廣曰。舉西南以見東北也。

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集說

李氏樗曰。繼紹先王之制。而築室於百堵。言宣王之居處。可謂安矣。夫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

宣王之時。其考室也。築室百堵。又遣使招集流民。而百堵皆作。則斯民必有居處也。若宣王者。所謂與民同其

憂樂也。○嚴氏粲曰：美宣王中興王業，築宮室以復舊觀，故曰嗣續妣祖。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百堵，言廣且多也。

○約之閣閣。椽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香干反叶

集傳 賦也。約束板也。鄭氏康成曰：約，謂縮板也。○孔氏穎達曰：縣云縮板以載，縮約皆謂

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裯也。閣閣，上下相承也。孔氏穎達曰：繩均椽板直，則牆端正也。椽

築也。橐橐，杵聲也。孔氏穎達曰：既投土於板，以杵椽築之，則牆牢固也。除，亦去也。

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

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濮氏一之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牆而堂寢，次第

當然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君子雍容於其閒，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黃氏佐曰：尊大不可謂居室

尊大。蓋天子本自尊大，在於此室之中為尊，所以統眾卑。為大，所以統羣小。邈乎廉地之相遠，凜然堂陛之森嚴。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反如翬

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集傳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嚴氏粲曰：如論棘急也。矢

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鄭氏康成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

翬。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

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鄒氏泉曰。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廉隅

整飭。自堂之四角言。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

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呂氏大臨曰。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

也。舉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如矢。喻四隅廉正也。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輔氏廣曰。其言有序。而又善於形容如此。

○殖殖。反。市力。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反。呼會。其冥。君子攸寧。

集傳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黃氏一正曰。庭。蓋在路寢

之後。寢室之前。所謂適小寢。釋服者也。覺。高大而直也。朱氏公遷曰。卑小

大而直。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朱氏謀璋曰。正向明之

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與窆音。之間也。王氏安石曰。噲噲

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許

氏謙曰。與。室西南隅也。窆。東南隅也。與窆之間。在戶之

西而牖之下。正。幽暗處也。故曰冥。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

以安身也

集說

董氏道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放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鄒氏泉曰。只就一室言之。向明之處。軒豁而噲噲。與窅之間深廣。而噦噦。蓋一室而有向陽向陰之別。故其明暗不同如此。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乃安斯寢叶于檢于乃寢錦二反

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叶彼何反

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叶于其上何二反

集傳

賦也。莞。蒲席也。陸氏德明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

○孔氏穎達曰。郭璞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江東謂之苻離。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竹葦

曰簟。馮氏復京曰。司几筵有次席。注以為桃枝竹所次。成者。其即此簟歟。莞席在下。即筵也。竹簟在上。即

重席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呼談切多力。能拔樹。許氏慎曰

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陸氏璣曰。羆有黃羆。有赤羆。虺大於熊。○陸氏佃曰。淮南子云。熊羆之動以攫搏。虺

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

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集說

輔氏廣曰。莞。簟。安寢承上。一。故寧而言也。其寢既安。然後有夢可占。○嚴氏粲曰。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故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辭。非

實有是夢也。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

女子之祥

集傳 賦也。夫人，犬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劉氏瑾曰：周禮

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筮時、隨、反、氏。占人、箬音筮人。占夢皆其官屬也。熊，罴，陽物。在山。彊

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

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

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

以先王建官設屬，周禮春官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使之觀天地之

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

惡夢。朱氏公遷曰：六夢，一曰正夢，無感而自夢也。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因驚愕思念而夢也。四曰寤夢，因

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則又因喜懼而成夢也。獻者，獻羣臣之吉夢而歸美於王。贈者，祭於四方而遣之以明逆。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

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

無為也，以守至正。真氏德秀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

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

而巳。○朱氏公遷曰。自前巫後史以下。語出禮運。

集說 嚴氏祭曰。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熊羆猛獸。為男之祥。虺蛇陰類。為女之祥。

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然皆設為禱辭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

集傳 賦也。坐。圭曰璋。嚴氏祭曰。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當止是。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者。蔽也。行以璋玉也。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孔氏穎達曰。純朱。明其深也。黃朱。明其淺也。舉其

大色皆得。為朱芾也。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嚴氏祭曰。皆表異其為男也。子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集說 何氏楷曰。此下二章皆未然事。蓋因夢兆而預卜其將然也。○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如瞻彼洛矣。所謂保其家室。胡安國亦曰。王者以京師為室。天下為家是也。眾子為諸侯。以君稱。嫡長為天子。以王稱。言生子眾多。他日者。皆將服朱赤之芾。以保有其室家。而或為一國之君。或為天下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

反。他計。載弄之

所父之什

所父之什

所父之什

所父之什

所父之什

所父之什

所父之什

所父之什

瓦叶魚無非無儀叶音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

反麗罹叶音

集傳賦也。裼，祿也。陸氏德明曰。裼，韓詩作襜。○瓦，紡塼也。

也。儀，善。孔氏穎達曰。釋詁文也。○寢之於地，卑之也。○泉曰。

非謂卑賤，乃天尊地卑之義。衣之以祿，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

習其所有事也。嚴氏粲曰。皆表異其為女子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

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

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王氏逢曰。家人六二傳曰。以

家者也。故無攸遂，無所為而可也。若為婦人之道，則其

正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本義曰：六二柔

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

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五飯，梁氏益曰。五，音覓。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

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朱氏公遷曰。此之謂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

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

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鄭氏泉曰：無非無儀，則女

德以修。酒食是議，則婦道以備。其何詒父母之憂乎。

總論呂氏祖謙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

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

祈父之什

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禱頌之辭。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集傳 舊說厲王既流于錫宮室圯壞故宣王即位

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

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

朱氏公遷曰下管與升歌對蓋堂下

之樂也出燕禮與大射儀

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

朱氏公遷曰昭公二十五年

年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輔氏廣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

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集說

李氏樗曰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蘇氏

曰厲王之世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祖先妣者蓋築其宮廟一則以為因其敗壞而作新之也一則以為因其奢侈而革之以儉也竊觀此詩則知宣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之陋如所謂跂翼矢棘鳥革翬飛不失之陋矣然其作室也特以除風雨而去鳥鼠不失之侈矣則非徒為美觀將以承先王所為而已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

而純反

爾羊來思其角濇濇

莊立反

爾牛來思其耳

溼溼始立反

集傳 賦也。黃牛黑脣曰犛。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犛者九牛。非犛者尚多也。

董氏道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犛。以犛計也。黑脣為犛。則黑皆為犛。音。

以犛計也。黑脣為犛。則黑皆為犛。音。袖黑耳為犛。音尉亦各以其數也。

然。而動其耳溼溼然。陸氏德明曰：伺食。巴復出嚼之也。王氏曰：澢

澢和也。董氏道曰：說文澢為和。則澢而比者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

謂聚而不相觸也。溼溼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

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鄒氏泉曰：上以羣色之盛。見其多。下以動息之適。見其多。誰謂見前此凋耗之意。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

思何。蓺何筮。或負其餼。三十維物。

爾牲則具。

集傳 賦也。訛。動也。陸氏德明曰：何。揭也。許氏謙曰：揭。蓺。筮。訛。韓詩作譌。音竭。擔也。

所以備雨。孔氏穎達曰：蓺。惟備雨之物。筮。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筮所以禦暑雨也。

三十維物。何氏楷曰。物謂毛物。與比物四驪之物同。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

三十也。孔氏穎達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而

牧人持雨具。齋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

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集說 黃氏佐曰。或降干阿三句。自物之性而言。何蓑何笠二句。自人之順其性而言。○用無不足。如大可以祀郊社。小可以祀羣神。內可以充君庖外。可以享賓客。皆是。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

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集傳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朱氏公遷曰。羊有疾。猶曰壯盛。騫。虧也。崩。羣疾也。朱氏公遷曰。羊有疾。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許氏謙曰。牢。防獸閑也。○言牧人有

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之

反。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陳氏鵬飛曰。牧

也。事畢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

羊牛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

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

所父之什

所父之什

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朱氏善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旄維旗矣。大人占

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旄維旗矣。室家溱

溱。側中反。

集傳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眾也。或曰。眾謂人也。旄

郊野所建。統人少。旄。州里所建。統人多。劉氏瑾曰。周禮

載旄。司常曰。蓋人不如魚之多。旄所統。不如旗所統之

眾。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旄乃是旗。則為人眾。

集說 王氏安石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

事終焉。○呂氏祖謙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

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

乎其外也。○朱氏公遷曰。眾維魚。旄維旗。皆以少變多

之象也。夢中變化之祥如此。則天下富庶之兆可推。牛

羊眾多。已為可喜。民人富庶。又大可願。而至可喜。故廣

其意以祝之。

總論

黃氏樵曰。古人以生畜之多寡。而卜其國之興廢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

備膳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禱

頌之辭。所以詳及於牛羊之眾多。牧人之安逸。以見其

無羊四章章八句

集說

黃氏佐曰禮曰問庶人之富數蓄以對國家何取於牧事哉蓋當百物凋耗之餘而能致此富盛中興氣象此亦其一端也序以為宣王考牧而作其信然歟

節音截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叶側衛反憂心如惓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

何用不監古衛反

集傳興也節高峻貌何氏楷曰節通作岵徐鍇云山之陬隅高處曰岵巖巖積

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毛氏萇曰師大

師周之三公也孔氏穎達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保茲惟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

春秋書尹氏卒劉氏瑾曰隱公三年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

也何氏休曰世卿者父死子繼也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李氏樗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

朝則尹氏之為具俱瞻視惓燔王氏安石曰如惓者內世卿其來甚久熱之謂也○李氏樗曰

雲漢曰如惓如焚惓焚之類也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

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

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

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

不察哉

集說

輔氏廣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惓。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箝人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不得而不言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

嘉。莫懲嗟。

集傳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孔氏

曰。南山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箋云。猗猗也。言草木滿

其旁倚之畎谷也。孔氏穎達曰。言有實其猗。是猗為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為倚。言山傍而倚

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畎谷耳。能實畎。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

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輔氏廣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為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

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

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薦荐通重。直用也。瘥病。

弘大。懣會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

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鄭氏康成曰責三公之不

均平不如山之為也。○王氏安石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

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

而謗譏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集說嚴氏粲曰禮言冢宰均邦國書言冢宰均四海大

臣之事唯在均平公溥也此詩原幽王之亂由於

師尹究師尹之惡在於不平而已下言秉國之均昊天

不備式夷式已君子如夷既夷既懌昊天不平皆此意

也○蔣氏悌生曰南山之高大則有草木之實猗猗然

而茂盛而赫赫之師尹居於高位乃不能平其政上則

得罪於天而喪亂薦至下則得罪於民而怨譏方興禍

亂之形若此其著孰不恐懼而尹氏曾無懲創之意咨

嗟之聲可謂空食天祿居高位也始則舉其理之

當然者以問之終則指其禍之顯然者以責之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叶秉國之均四

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

宜空我師叶霜夷反

集傳賦也氏本均平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

在鈞者不知均是何物潘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

器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

乃能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

之氏王氏安石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

祈心之什

而秉國之均。黃氏佐曰。居權衡之任也。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

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

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

并及空窮也。呂氏祖謙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甚言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言尹氏作大師之官。持國政之平。維

言任至重。○輔氏廣曰。此又承上二章。而明言尹氏維

周之本。則其所繫者重矣。秉國之平。則其用心不可偏

矣。所宜公平其心。以維持四方。而不傾毗輔天子。而以

正。使民皆曉然知其所以示我者。而無所迷惑。則是其

宜也。今乃不平其心。一切反是。則必不見意血於上天矣。其可久竊其位而不去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反。弗問弗仕。鈕里反。勿

罔君子。叶獎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反。瑣瑣素火反。

姻亞。則無膺音武仕。

集傳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王氏安

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

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膺厚也。鄭氏康成曰。厚任用之。○言王委政

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

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

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臚仕則小人進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臚仕謂尹氏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朱氏公遷曰凡事必咨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民已不可欺況可欺其君乎任用小人皆不平之心為之而所當改者也故以式夷式已告之

○昊天不傭反敕龍降此鞠反九六反訥音凶昊天不惠降

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伴民心闕古穴反叶君

子如夷惡鳥路反怒是違

集傳

賦也傭均鞠窮訥亂戾乖屆至朱氏公遷曰惠字對傭字屆字對夷

字訓義雖不同皆主均平之意也闕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

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

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

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

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

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

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集說

輔氏廣曰。鞠凶大戾。不過如二章所言。天怒人怨之事也。然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故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啻如反手之易。初言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朱氏善曰。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吉。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為國者。亦反求諸己而已。

不弔昊天。

叶鐵 因反

亂靡有定。

叶唐 丁反

式月斯生。

叶桑 經反

俾民不寧。憂心如醒。

音呈

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叶諸

盈反

卒勞百姓。

叶桑 經反

集傳

賦也。酒病曰醒。

嚴氏粲曰。猶黍離言中心如醉。

成平。卒終也。○蘇

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

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

胡氏一桂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

乃不自為政

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

此也。

輔氏廣曰。不自為政者。亂之始也。使百姓受其勞弊者。亂之終也。

集說

嚴氏粲曰。國之有成。乃法度紀綱。一成而不可變。人主所操執。天下所遵守者。今誰秉持之乎。師尹實秉持之。而乃不自為政。信任姻亞。羣小用事。終勞苦我百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反。敕領。

集說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

項領。可以騁矣。薛氏漢曰。騁馳也。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

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

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言亂既靡定。則四方莫不皆然。雖有四牡。且項領肥健。而視四方蹙縮。無有可馳騁之地。亦寓言君子有可用之才。而無所施設也。徐氏光啓曰。詩人非果欲去國也。但言天下皆亂。以見致之者之罪耳。

○方茂爾惡。相反。息亮。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醕

市由反。矣。

集傳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

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

主而相醕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

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疇。或好或惡。皆是私情。更不以國家為意。○輔氏廣曰。此章則言其一時風俗人情乖戾。不顧義理。喜怒任意倏忽變遷。不可保任如此。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怨其

正。叶諸盈反

集傳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

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集說

鄭氏康成曰。師尹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呂氏祖謙曰。此章篇將終矣。復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

○家父音甫作誦叶疾容反。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許

萬邦。叶卜工反

集傳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孔氏穎達曰。春秋之究。例天子大夫則稱字。究

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何氏楷曰。周禮

以聲節之曰誦。作誦。謂作此可誦之辭也。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

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

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

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

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

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

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

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

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

得其當矣

集說

嚴氏粲曰：窮究訕亂之由乃是王心之未回王庶幾改化其心以養萬邦謂心一悔悟則本原既正而萬邦皆理矣師尹安得容其姦乎○朱氏善曰：家父作詩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者拳拳愛君之心不敢謂其必不能而

絕望焉厚之至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一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集傳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

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

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

信。今姑闕焉可也。劉氏瑾曰。刺尹氏為政不平。而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

遷後詩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案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

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癯音鼠憂以痒。音羊

集傳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

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癯憂。幽憂

也。呂氏大臨曰。癯憂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痒。病也。劉氏彙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內。

人所不知也。我有癯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

節。不以其時。范氏祖禹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曹氏粹中曰。霜者。陰之凝也。正

月。建巳之月。不宜有霜。陽微而為陰所勝。則霜為之降。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

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呂氏祖謙曰。凡譎張為幻。以罔上惑眾者。

皆謂之訛言。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集說

蘇氏轍曰。純陽用事而繁霜降。大夫憂之。以為此王聽用訛言之罰也。訛言之害大矣。然衆不以為憂也。獨我憂之而已。○輔氏廣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也。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而又自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政緣其小心。畏慎。是以幽憂而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叶下。好言自口。言自口。憂心愈愈。

是以有侮。

集傳

賦也。瘳。病。自從。莠。醜也。王氏安石曰。莠。惡也。愈。謂之善。則莠惡可知。

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

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

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集說

輔氏廣曰。言心聲也。言出於心。則有根源。合義理。今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則其為害豈有既哉。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季氏本曰。好言莠言。謂有時言人之善。有時言人之惡。變亂無常也。以此為憂。則與小人不合。而為所忌矣。故反見侮。侮之者。謂加以讒言也。此章言已適當訛言之為害。而不能避也。

○憂心惇惇。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

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集傳 賦也。惇惇。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

古者以罪人為臣僕。毛氏萇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為臣僕。亡國

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

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

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

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李氏樗曰。左傳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烏哉。烏鳥微物。猶

有所擇。自歎已之不如烏也。

集傳 朱氏善曰。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

于誰之屋。未見其所止之處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

夢。莫工反。叶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

誰云憎。

集傳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

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

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劉氏瑾曰

大者為薪細者為蒸甚分明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

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

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徐氏常吉曰靡

之人不能勝天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

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

於此

朱氏公遷曰

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以人之有見與天之無知亦反其意

以為興也○朱氏善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

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

雌雄叶伊陵反

集傳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

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

難辨者也。歐陽氏修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

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朱氏公遷曰。前責讒人矣。及至此。乃以縱讒責其上。

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

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許氏謙曰。衛侯慎公類。曰。君之國

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

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

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

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

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集說

輔氏廣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徵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而但皆自以為聖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唐氏汝諤曰。名彼故老四句。只形容朝廷之上。唯唯諾諾之風。如此。同聲附和。莫敢矯上之非。不過聽言則答而已。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

踣。井亦反。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

虺。吁鬼反。蜴。星歷反。

集傳 賦也。局。

陸氏德明曰。局。本又作跼。

曲也。

孔氏穎達曰。曲身也。

踏累足也。

許氏

慎曰。小

號。長言之也。脊理。蜴。蜥。原也。

爾雅釋魚。蜴。蜥。蜥。蜥。蜥。

原也。爾雅釋魚。蜴。蜥。蜥。蜥。蜥。

守宮也。郭璞注。別四名也。

虺。許氏謙曰。虺。見斯干。

蜴皆毒螫之蟲也。

音

○言遭

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

謝氏枋得

曰。身在天地閒。如無所容。

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

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輔氏廣曰

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踏而不敢自安者也。

集傳

嚴氏粲曰。人謂天為高。而我不敢不曲身。偃僂而行。懼壓也。人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

行。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人孰不疑其言之過。然實則有倫有理。何也。蓋當時羣小肆毒以害人。無所不至。不可不慮。故言可哀。今之人。何故為虺蜴之行。務欲傷害人乎。

○瞻彼阪田。

音反

有苑。

音鬱

其特。天之抗。

五忽反

我如不

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集傳

興也。

阪田。崎嶇境。

音

之處。

許氏謙曰。崎嶇。山險也。境。塹。瘠薄也。

苑。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

黃氏一正曰。抗。動搖。斃。使不遂也。

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

恐其不我克何哉。朱氏公遷曰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者故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明

以為興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

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

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鄭氏康成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

賢之其無常如此。

集說蘇氏轍曰君子仕於亂世而困於羣小譬如特苗

其求我以為法也如恐失我耳及與之終日相執仇仇

相偶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

聖亦不克由聖○輔氏廣曰無所歸咎故歸之天亦窮

易者其氣象識趣皆與已不相類則自然不能用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叶力

矣燎力詔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葉反

威呼悅之反

集傳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

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奴姓也威亦滅也○言

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

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

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李氏樗曰。火燎於原。寧能滅之。今也赫赫之宗周。而乃為褒姒之所

滅誠可駭也。時宗周末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

必滅周也。孔氏穎達曰。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

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

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

必其然否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推其禍亂之本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陰雨。其車既載才再乃棄

爾輔叶扶載如輸爾載才再將七羊伯助予叶演

集傳 比也。陰雨則泥濘寧去聲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

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穎達曰。輔是

氏未曰。輔之為物。有輸墮許規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

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

其終。知其必有其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

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

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

及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呂氏祖謙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員

于爾輻

屢顧爾僕不

輸爾載

力反

終踰

絕險

曾是不意

力反

集傳

此也員益也

張氏彩曰。員者。周防完美。無缺陷傾側之意。

輔所以益輻

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

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

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

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爲意乎。

胡氏一桂曰。此尚欲救其危亡。教之用賢也。言苟能

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爲意乎。

集說

○黃氏佐曰。上喻棄賢之患。此喻用賢之益。曰無棄爾輔者。喻王用賢者以輔國家也。曰屢顧爾僕者。喻王先未危而常求賢也。曰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者。喻王雖有危難。亦可免也。是能求賢於未危。則可免患於既至。賢可不求乎哉。

○魚在于沼

之紹反

亦匪克樂

音洛

潛雖伏矣亦孔

所父之什

之炤

音灼

憂心慘慘

七感反當作燥七各反

念國之為虐

集傳

比也。炤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炤其為生已

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

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莫知所逃。已為之憂而心中慘

慘然。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嚴氏粲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于池炤。非其所樂矣。喻君子

立於衰亂之朝。亦非所樂也。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炤

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然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唯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戶交反無韻未詳

洽比

毗志反

其鄰

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集傳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

李氏樗曰。與其親戚周旋也。

慙慙然

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

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

鄭氏康成曰。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昔

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

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李氏樗曰。國勢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

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集說

蘇氏轍曰。小人以利相求。故其鄰比昏姻相與膠固為一。而君子子然無朋也。○輔氏廣曰。此章則又言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姻親鄰里。煦濡以相樂。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真能長保其樂哉。

○**此此**音此彼有屋。藪藪。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天天

於遙反

是椽

陟角反。叶都本反。

哿

哥我反

矣。富人哀此惇。

獨

集傳

賦也。此此。小貌。藪藪。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

穀祿天禍

何氏楷白商書彤日篇云。非天天。民與此天天同義。

椽。害哿可獨單也。

○此此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藪藪窶陋者。又將有穀

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椽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

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惇獨甚矣。

呂氏祖謙曰。困苦之甚者。

又就其閒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惇獨。

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集說

李氏樗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此詩大槩刺小人用事。訛偽相挺。變亂是非。已不得志。而憂世之必亂也。一章總言其大略。二章歎已之遭亂。三章憂國必為人所滅。四章訛偽之勢甚。一時足以勝天。五章言如山之高卑。易見者訛言尚欲亂之。而上下成俗。不知其非。六章憂身之無所容。七章言用人不常。八章言政事暴惡。九章言不可無君子之輔。十章承上輔佐而言當謹慎之意。十一章言禍亂之極無所逃。十二章言小人得志而連其親舊。十三章亦言小人得位而良民受禍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集說 嚴氏粲曰。正月。憂亂之作也。鄒氏泉曰。此詩憂訛言之甚大。至於邦國之將亡。傷國政之淫虐。至於周宗之既滅。而斯民之病。賢者之困。又皆有感慨之思焉。可謂以天下之憂為憂者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集傳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

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

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

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

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朱子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是右轉了。曰。然。○吳氏澄曰。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今當以大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月。金水月。其行之遲不及日。此其大率也。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

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朱子曰。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望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

有許多光。○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會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動。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

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

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

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朱子曰。合朔之時。日月之

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同在一度。而月道

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若國無政。不用善

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

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

變矣。朱氏公遷曰。以數言之。則其常。以理言之。則其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

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

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

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

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王氏安石曰。月

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

集說 陳氏埴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

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纔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

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徐氏常吉曰。天象民情。若不相干。天象變於上。而遂思下民之可哀。

此詩人之隱憂。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

祈父之什

良彼月而合。只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集傳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

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

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孔氏穎達曰。昭七年左傳。晉

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朱氏善曰。不用其行。天之反其

常也。不用其良人之反其常也。天之所以反其常。正以

人之不用善而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

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

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王氏逢曰。隱公

亦以此爾。

集說 嚴氏粲曰。日月告以凶證。而不由其道。謂月揜日

也。四方無政事。而不用其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

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爲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

如此。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唐氏順之曰。幽王不能修

德行政。陽事失矣。故言不用其良。爲召災之本。

○燿燿于輒反。雷辰電不寧不令。叶盧百川沸騰。山冢

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

莫懲。七感反。

四。僖公三。文公二。宣公三。成公二。襄公九。昭公七。定公三。凡三十有六。

而月食則無紀焉。

集傳 賦也。燿燿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

乘也。山頂曰冢。萃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

故為陵。憺會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

水溢亦災異之甚者。孔氏穎達曰。此所陳皆當時實事。是宜恐懼修省。

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

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

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

而欲止其亂也。朱氏公遷曰。由董子之言觀之。則當上天災異譴告之時。正人君恐懼修省之

日。朱子引之以證詩人願望其君之意。

集說 孔氏光曰。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天右與王。

者。故災異數見。以謫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

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謂不

懼者凶。懼之則吉也。謝氏枋得曰。災異如此。幽王之

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皇父** 音甫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

聚 側留反 子內史。蹶 俱衛反 維趣 七走反 馬 叶滿補反 檣 音矩 維

師氏。豔 餘瞻反 妻煽 音扇 方處。
集傳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檣。皆氏也。孔氏

所父之什

穎達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其番聚蹶橛。單卿士。六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

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氏康成曰。皇父

羣職。故但目。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

以卿士云。中下士。劉氏瑾曰。周禮大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

所謂宰士。朱氏公遷曰。隱公九年。天王使宰咺來。左氏

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朱氏公遷曰。蓋以宰

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

治。皆卿也。膳夫。上士。劉氏瑾曰。天官。掌王之飲食。膳羞

者也。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內史。中大夫。掌爵祿

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劉氏瑾曰。周禮春官內史。中

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孔氏穎達曰。趣馬。下士一

氏。逢曰。集。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劉氏

傳從鄭箋。周禮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

得失之事。注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

則以詔玉記君得。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王

失若春秋是也。安石曰。言其勢。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陳氏推曰。言

盛若火之煽然。○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

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集說

季氏本曰。七人之中。卿士最為要職。其餘司徒。冢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崇卑。而皆權寵相連。其序則必以寵任為先後耳。皇父為卿士。而引用家伯。仲允。番。聚。蹶。橐。諸小人。褒姒。方處於勢位。根據而不動搖也。此言災變之大。不惟無以弭之。而又益之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則然矣。叶於 反。悲。徹我牆屋。田卒汙萊。音陵 曰予不戕。在良 禮。

集傳 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嚴氏粲曰。陳氏作。

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黃氏佐曰。動

作都于向。而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

高者萊。孔氏穎達曰。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為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又

曰非我戕汝。乃下供土。役之常禮耳。李氏公凱曰。皇

集說 彭氏執中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

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鄒氏泉曰。此章言皇父違常時以徙民。而猶假大義以

責民也。末二句。是皇父責民以徙之辭。

祈父之什

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集說

季氏本曰。七人之中。卿士最為要職。其餘司徒。冢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崇卑。而皆權寵相連。其序則必以寵任為先後耳。皇父為卿士。而引用家伯。仲允。番。聚。蹶。橐。諸小人。褻姒。方處於勢位。根據而不動搖也。此言災變之大。不惟無以弭之。而又益之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悲。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

新授陸軍部同正軍校熊寶威

集傳

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嚴氏粲曰。陳氏曰。不問其非時。作。

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

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黃氏佐曰。動

作都于向。而乃遠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

高者萊。孔氏穎達曰。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為池。高

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李氏公凱曰。皇

彭氏執中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

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

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鄒氏泉曰。此章言皇父違常時以徙民。而猶假大義以

責民也。末二句。是皇父責民以徙之辭。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式亮反下同

擇三有事。亶侯

多藏

才浪反不愁

魚觀反遺一老俾守我王

叶于放反擇有

車馬以居徂向

集傳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

王氏安石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

聖而譏之。曰孔聖也。

都大邑也。周禮畿內

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

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

孔氏穎達曰。左

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

今孟州

河陽縣是也

皇輿表。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

三有事。三卿也

鄭氏康成曰。禮。畿內

諸侯二卿。○孔氏穎達曰。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此列國也。

亶信侯。維

藏蓄也。愁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

陸氏德明曰。愁。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

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

鄭氏康成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董氏道曰。以實其邑也。

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

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

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惟貨其吉也。○蘇氏轍曰。皇父以卿士出封。而周之老

與其富民無不從者。言恣而且貪也。民富者。乃有車馬耳。○朱氏公遷曰。上章言皇父役以非時而戕其民。此

章言皇父動以私事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也。

○**黽**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訾**

民允反 **下民之孽** 魚列反 **匪降自天** 叶鐵反 **噂** 子損反 **沓**

徒合反 **背** 蒲昧反 **憎** 職競由人。

集傳 賦也。訾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陸氏德明

日噂說文作傳。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沓本又作沓。

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

皆由讒口之人耳。

集說 嚴氏粲曰。七章言已被讒也。顧氏起元曰。從事即從不時之役無罪遭讒。即下民之孽。噂沓諛佞

悅人之情狀。背則相憎而譖。想以交構。讒人之反覆如此。用之所以興孽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 莫背反叶 四方有**羨** 徐面反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 叶直

質反 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集傳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瘵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

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

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

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

於所遇而必倣我友之自逸哉胡氏一挂曰王氏曰時蓋有潔身而去者已獨

不去故有是言。○蘇氏轍曰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集說謝氏枋得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

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倣我友之自逸也其辭

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矣。○徐氏光啓曰凡人之情已

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自傷之至

則視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亦是此意皆善言哀苦之情者也

總論

胡氏一挂曰王氏曰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已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集說

曹氏粹中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第在此而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以其說為非證據甚明當從本序。○李氏樛曰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為幽王之詩無疑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浪饑饉其觀斬伐

四國叶于旻密巾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彼有罪

次三詩經卷之九 卷之十一 祈父之什

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普烏反。

集傳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

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李氏巡曰。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饑。疾威猶暴虐

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

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

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旻天。陸氏

德明曰。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輔氏廣曰。言天之幽

遠不可測識。故降此暴虐。而曾不思慮圖謀也。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

矣。舍之可也。蘇氏轍曰。置而弗疑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

亡。則如之何哉。輔氏廣曰。此皆心有所疑。無所歸咎。而訴天之辭也。

集說 朱氏善曰。自其廣大而言。謂之昊天。自其仁覆閔

下而言。謂之旻天。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惠也。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亡。則是不溥其仁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反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反。邦君諸侯。莫肯朝

夕。叶祥。會反。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為惡。

集傳 賦也。宗。族姓也。蘇氏轍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戾。定也。正。長也。周

官八職。一曰正。

梁氏益曰。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

旅。五日府。六曰史。七日胥。八曰徒。

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

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勤

勞也。三事三公也。

陳氏櫟曰。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

大夫六卿

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

已見。

王氏安石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

而天變人離。又如

此。劉氏瑾曰。天變上章所言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

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

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陳氏埴曰。亦字。乃因

前正月篇而言耳。○劉氏瑾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

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

禮也。○朱氏善曰。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

同休戚者。今日。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

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眾人皆去而已。獨居。則眾人

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

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

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

矣。天變人離。敗亡之兆。可見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

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如何昊天

叶鐵因反下同

辟言不信

叶斯人反

如彼行邁。則

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

集傳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

君子指羣臣也。季氏本曰：即指三事大夫之在位者。言如何乎昊天也。

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

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

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

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黃氏佐曰：人與已，一心也不敬身，不相畏也。天與人，一理也。不相畏不

也。畏天也。

○戎成不退，叶吐類反下同饑成不遂，在登反會我誓，思列反

御，七感反懔懔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反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集傳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劉氏瑾曰：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

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

之箴。劉氏瑾曰：楚語：誓作褻，注云：近也。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應氏劭曰：入侍天子

故曰：懔懔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

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執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

集說

嚴氏粲曰此章言羣臣無忠告也兵戎之禍已成外患之熾也饑困之災已成內憂之迫也○朱氏善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尺遂反

維躬是瘁哿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集傳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

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緊承上節。若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亦無怪其然也。聞忠言則病，其不能言而俾處瘖，聞佞言則喜，其能言而俾處其休，是出言誠有不易者。但人臣之義，則應言無不盡，不應若是之退避耳。此於曲體其情中，深寓切責之意。

○維曰于仕

鈕里反

孔棘且殆

叶養里反

云不可使得罪

于天子

叶獎里反

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叶羽已反

集傳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

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嚴氏案曰：言進退皆有咎也。

集說

輔氏廣曰：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為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叶古胡反

鼠思

息嗣

泣血

叶虛屈反

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集傳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癡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

劉氏瑾曰：此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

故羣臣

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託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季氏本曰。此為正。大夫之離居者言。

集說

曹氏粹中曰。君子立於羣枉之中。孤立而無與。畏禍之深。欲其來而助已也。○輔氏廣曰。此章則又盡言已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于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己之志也。然則此賢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論

黃氏佐曰。吾讀哀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去者。尤甚於上三章也。蓋徒責之。而不言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近乎不近人情者。而彼猶得以有辭矣。惟責之至此。則以為吾非不知汝情之痛切也。然以是而遂去之。則君臣之義。固若是忽乎。○沈氏守正曰。通詩責離散。而詞旨嗟歎體諒。不正責之。至末章始窮其情。而猶有屬望之意。蓋去者原未嘗以義絕。亦不敢以明言窮之。正冀以返之也。

兩無正七章一章章十句一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集傳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

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案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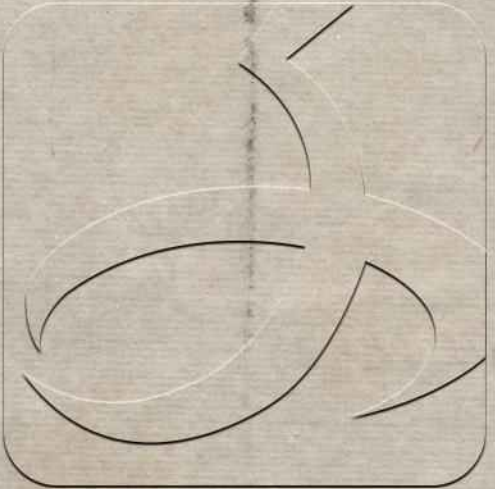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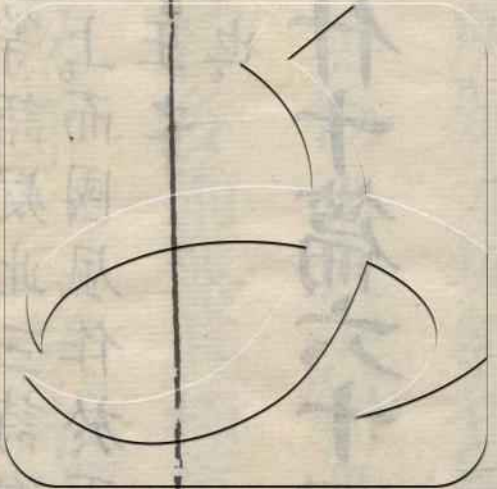
附錄

劉氏瑾曰。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白子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二

疏文之... 四十... 詩... 經... 傳... 說... 彙... 纂... 卷... 第... 十... 二...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二

